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七

序

送憲副李君致仕序

吾蜀臬副憲李君敬敷得請致事遂扁舟東下過渝
艤江濱余往詰之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也君
敎歷中外累樹殊績至攬轡吾蜀專理權塩凡所以
釐姦剗弊者無不盡其心故貧者振困者甦而豪俠
者不敢肆方今寇橫於野未有殄期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也以君之弘才敏識其於治法征謀宜有所
處而乃翩然東歸其自爲得矣不爲



東川集卷之七
主上思所以紓西顧之憂乎君蹶然而笑而亦無以爲余答也有坐於側者曰君子之所爲有非常情所能測者嘗觀古之人非以進爲難而以退爲難以其難也苟有得焉則其心如負荷於千里之途而得息肩如駕萬斛之舟冒風濤於長江而得抵岸盖有不
自知其忻然於中者昔歐陽文忠公留守南都即有思穎之味時年方四十有四耳又二十年而後始遂其所願其退之之難如此君今得請正所謂未老得閑及身疆健者宜其自得於中而未易與俗人言也余聞而益悵然久之則又爲君喜曰士風之壞久矣

故世之貪進慕寵者恬然不知進退之節况於強健之時而肯萌知止之念乎林下一人之誚非但在昔爲然也不有急流勇退者一二出於其間則波頽風靡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如君之歸爲世道計者固爲之慶幸矣君將解纜渝之縉紳重其別也屬余以言遂書而識之

都憲王公履歷圖序

雲陽都憲王公庭簡命工自成童至弱冠以及登甲科躋膺仕皆各繪其所歷之儀刑名曰履歷圖以貽諸後人間以示予既披閱乃爲之言曰工之所能繪

畫者公之外也人皆可得而見者而其中之所存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蓋公負英敏之資而濟之以與博之學故自其育德庠序遂名聲發聞隱然蘊大受之具久之發軔名科筮仕民部即茂著勲績不數年用薦擢守劇郡其爲郡也當邊徼要衝才畧之士多難之而公懷柔威暴興學重農績尤卓越復用薦超擢丞應天以晉貳御史大夫巡撫遼陽膺邊閫重寄蓋其學成而仕充養有素故所至職辦而其心則皆爲國爲民一德終始不懈也然則觀是圖者跡其儀刑雖以時而異而壯少顯晦迥乎不同而其所以

存於中者曷一日有異哉惟公年猶未至而名方藉甚不日受命崛起柄用於時以潤澤生民則其履歷又不但如此而其所以圖報稱者亦惟執此以往耳庸書以俟於戲觀公之圖者尚於此求之哉

送叅藩宋君孔瞻赴河南序

姚江宋君孔瞻以膳部郎中擢河南布政司叅議其僚友相率贈之而以故事屬余爲言余比以秩宗缺謬承式序恒謂力小任重恐速顛越以承羞也日懷兢惕既僨勉就列則見諸執事咸知所以法守而無或矜縱自佚者余於是竊私喜苟由是焉或可免伐

檀之誚也乃如孔瞻者又以簡陟去於余心固不能
愬然則茲往也雖無故事尚不能嘿嘿况重以諸僚
友之請耶惟河南古豫州也州以豫爲名豫者悅也
樂也自今視之其河山之環帶風土之完固非他諸
藩比故民之生其間者勤耕桑以自給敦禮讓以成
俗其爲豫也大矣非惟民之豫也其仕焉者四方道
里均無風波之險無跋陟之勞而於治也集而易辦
民淳而少訟亦固樂往矣以其民之豫也其地於民
爲樂土以其仕之豫也其地於仕爲善地則謂之豫
而人樂於往固宜然豈知上之樂者固以民之豫也

民不得其豫而流離困苦則上亦安能忻然一朝居
哉今河南之民視昔之豫何如也昔之民賦稅有經
矣今或不經而至於橫昔之民征役有時矣今或無
時而至於困昔之民嵬幪有所矣今或無所而至於
轉徙其地犬不夜吠戶不外閉視昔有大相逕庭者
則民之視昔其豫乎否也而爲之上者其能漠然於
心乎然則孔瞻之往人固樂之而思所以豫乎下者
當何如哉余固惜君之去而又爲豫州之民喜故於
諸君之請一言之天下無難爲之事跡孔瞻之所已
歷其必有所處矣

旌表節婦李母陳氏序

贈孺人節婦陳氏者大理寺正洪雅李君吉原敬之母也孺人系出夾江陳處士家年及笄處士擇配歸於大學生贈大理評事李公爲繼室生原敬方周歲即屬續孺人時年二十有九乃誓曰吾分當相從於地下然柰此遺孤將誰屬乎故忍死獨稱未亡人比家居謝脂粉一不御專務紡績以撫育遺孤期不絕李氏之嗣雖姻戚罕相接及原敬稍長即俾出就外傳其資性穎異雖幼少奉母之訓於辛勤中能感激奮勵舉業日有所成就遂以弘治己酉舉於鄉越己

未登進士出補楚之松滋令孺人亦就養焉蓋至是三十餘年而獲見其子之成始喜見顏面曰吾今而後可見汝父於地下無所愧恨矣邑大夫以其事聞乞旌表其門閭有司循例下按治者稽覈又踰年倏棄世遂寢今年原敬乃三上疏謂其得至成人遭際聖明錄用者皆母氏甘節守義鞠育教誨所致也否則豈但空填溝壑哉而有司拘於格例遂不蒙沾旌表之恩在臣母之心固安於義分無他覬望而於聖明重倫厚俗之教不亦有負哉已而蒙溫詔特許蓋異數也士大夫聞者乃相與爲原敬喜

且慶曰是母是子兩無負矣父之原敬擢南雄守屬
余書其事世稱夫者婦之所天猶父之於子君之於
臣其義不容少有虧欠也故謂之三綱或有虧焉則
形雖未亡而其心已亡矣安得謂之人哉然父子天
合世猶多能全之者而君臣夫婦則人合也徃徃怵
於威迫於利而不能全乃若婦人女子獨潔然無所
虧欠有如孺人者是不亦可尚哉且天之福善禍淫
雖若默定而其理恒昭昭無毫髮爽即以孺人而論
當其稱未亡人之初瑣瑣予立保抱遺孤但以得不
天闕為幸安知有今日哉而卒親見其成立獲享祿
養又被貤贈之恩旌別之典則天地之報施何其了
然也於乎世之為善者亦可以加勸矣因不辭而為
之書以歸之

送山西叅政張君致仕還鄉序

石首張君國持以守南陽績最擢山西按察司副使
越二年尤著聲稱遂再擢山西布政司叅政既逾月
君上章懇乞休蓋叅藩之命方下也時議重違其
請且可以抑躁進而厲貪迷也乃疏於
上從之其子璧舉進士被選為庶吉士讀書詞林受
知於諸公也爰各為詩歌贈之而屬余為之序竊嘗

疑之古之君子非必於仕亦非必於不仕也顧惟其
時焉耳即如陶靖節者世皆以隱德稱然其初亦豈
以此爲高哉而士之流於一偏一曲遂執此以槩夫
仕之溺焉者而以靈徹林下一人之句爲名言則非
矣如君自筮仕歷諸名郡以及陟臬司職無不辦而
年猶未至時不可退則歷是而往雖都名爵要非溺
焉者類顧浩然乞休不爲矯枉之過乎或曰君子之
處已也可以過而不可流於不及以裴晉公之名位
勲德其綠野之歸正將激貪迷者史謂其晚節浮沉
爲自安計若司空表聖之避地中條累召不起人猶

以躁於進取論焉則君之舉雖或過不猶愈於不及
者乎余聞而惕然於中曰是或一道也竊聞君之先
大夫以進士歷官吾蜀僉憲未老即致仕其風致猶
重於鄉評而君又有茲舉可謂不失其世守者而君
之兄方康強居鄉雖友愛之誼素篤而隔於官守亦
有不能直遂者茲獲遂其天倫之樂於久闊之餘其
所得誠多矣且君子立身之節其出固以得致用爲
榮而處又以能厚其俗爲貴則今之歸鄉人亦有所
觀法而士大夫之過於其間者亦有所籍以諮訪焉
其於風教所裨豈但果於辭榮而已乎是用書以爲

序諸公之什其大旨容亦不外此也

送太守熊君之任臨江序

吾友新寧熊君尚友以刑部郎中擢守臨江同鄉諸縉紳大夫榮而賀之屬余以言贈行余與尚友成化癸卯同領鄉薦雖先後入仕途而契誼獨深則欲附古人贈處之義固不容忘言而况以諸君之懇懇耶惟國家之制環百里而為縣以統乎民環千里而為府以統乎縣故府之所治即縣之所治而加廣焉知縣者古稱令知府者古稱守世恒以守令並稱亦以其治同也尚友初舉進士即令於天台天台浙縣

之望也不三年以廉勤惠愛著聲稱按治者賢之疏更諸暨諸暨又浙縣之望也不數年諸暨之頌其治行者不異於天台由是尚友之名烜赫於兩浙矣夫浙為天下名藩而台州紹興為浙之名郡天台諸暨則又台紹之名邑也其賢才之盛民物之庶獄訟之捷且繁號為難治而尚友所至無乎不宜其操履之端恪才識之宏遠蓋可知矣則今臨江之往顧惟推廣而措之焉耳抑何俟於借聽求道之為哉惟人之恒情責已常恕而責人常厚故於上下之間不能無慊於心焉一有所慊而上以勢臨之下以貌應之則

東川集卷之七
情於是乎不相通而古賢哲之事卒不多暴於世矣
即尚友所已歷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豈無所慊
於心而責諸人者乎則今之臨江也或無所繫於中
而人得以之責我焉則亦墮於恒情矣昔吾夫子以
恕爲終身可行而曾子以絜矩爲平天下之要道尚
友行矣余豈但以臨江望之哉

送中書舍人楊承家還鄉展墓序

中書舍人承家甫者少傅無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邃
菴先生楊公冢嗣也公甫踰幼學之年即以明經用
薦入翰林繼舉進士荐歷中外於今餘四十年其弘

才奧學碩德偉望著於事功爲上所倚毗以繫

國家之重輕者大矣頃少保秩滿

誥贈曾祖及加贈祖與父如公官而曾祖母祖母皆
一品夫人恩至渥也公恒念自祖而上塋域在雲
南之安寧而父母之墓則在丹徒每累䟽致事覲可
燎黃塚上掃松丘壠未獲許也今年乃上䟽令承家
代行將事上特允其請詔給驛以行仍令速

歸供職盖出於異數前無比者承家濱行公卿咸喜
公爲上所寵任而尤不違其情無不歆艷嘉羨遂
各爲詩歌致贈而退余序之嘗觀古先哲王之於臣

下也未嘗不體其情而下之於上也亦忘其勞無敢恤其躬者故觀皇華之遣使臣出車之勞還率六月之燕吉甫所以叙其情者殊爲曲至而於大臣則又可知矣是公義私恩恒並行於其間者我

列聖稽古爲治亦莫不然故京朝官之有親存者初十年許歸省後改爲六年而於未感也則亦許十年一歸祭掃至於大臣若廬陵文貞公建安文敏公之不可一日違亦嘗許之仍俾中官護行若於公旣難其去而復欲遂其私則又無矣然則承家之往所以仰承 皇上曲體大臣之情而私慰尊翁松楸之念

其重矣乎以其重也則自丹徒而安寧竭其誠敬以昭假祖考於冥漠之間敦其睦友以式好族屬於燕會之際及竣事而還也凡民風之媿惡吏治之得失間閭之愁苦廣詢博採以獻於

上以附於咨謀咨度之義寧無所槩於其中乎承家學篤而行脩茲行乃其能事顧春不佞獲聽教誡於公之左右蓋親薰而炙之者而於承家自不能踈也故不敢徒頌以序羣玉以重形穢之誦而瀆告之如此承家其勗之哉

賀負外郎劉君考績 封贈父母序

國朝之制仕於京者自七品而上滿三年績最父母
存者封沒者贈皆如其秩外雖亦有封贈之典然必
滿九年其有不滿者則或觀風之使疏舉

旌異而後得否則不得也故仕者恒以不出京爲榮
非以京爲榮也榮得貶 恩於其親也顧三年之間
事變亦多乃有終身不可得者則仕於京雖可刻期
而得而亦有不易者則得之不亦可賀哉會川劉君
朝重舉進士爲行人未三年坐使 親藩踰限左遷
桐鄉縣丞尋擢開化知縣未幾權姦正法公道用昭
得轉膳部主事三年滿績最蒙

勅贈父承德郎如其官母艾安人蓋自筮仕踰十年
而後得之其得之有不易者是可慶矣諸僚友將致
賀而朝重則重有所感於其間其言曰自吾父之有
吾兄弟也凡三人所以教育之者無弗至以會川邊
徼無賢師友漸磨則遣遊名郡邑聽教於宿儒先生
而吾母數脫簪珥以致丸膽之助者歲月恒繼於道
故兄璠以貢入太學爲醴陵縣丞瑁補衛學弟子負
而贖以壬子始獲領鄉書則吾母已不逮矣又踰十
年獲舉進士而吾父又不逮矣故雖荷

聖明貶恩之典若可賀而吾風木之情迫於中非矯

飾者敢用以辭於是諸僚友矜其情乃詣余言以導其意若曰禮有可賀而其情可唁也余聞而益爲之惻然則告之曰人子之心所以懷罔極之恩何限顧晝夜之理非人所能違者是以聖賢之論孝者但曰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又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未嘗必人究心於理之外者卽以朝重而論父母雖不及見仕進之榮矣今獲 恩命加以清曹顯秩而又厯天語之褒喜則豈但國人稱之曰有子如此哉朝重自是而往益思教育之恩以圖終身之孝則崇階峻

秩計歲而至而所以馳 恩於親者又不但如此則君子之不能無所感者情也而其所不能違者理也理不可違君盍亦過其情以思其所可致哉諸僚友曰是足以慰朝重而賀之矣

送都御史黃公之任南京序

南京都察院都御史缺廷議䟽舉兵部左侍郎黃公鳴玉及都察院副都御史鄧公宗周以請上命公補之濱行大司馬陸公洎諸僚案於睽違者屬余言叙行李始公 命下諸縉紳咸嘖嘖曰憲臺紀綱重地也以公之忠直簡諒處之其論議足以斷

國是其風采足以振國法固 聖明所以簡任也惟
四方之赤子尚未盡寧邊陲之烽燧猶有未息如公
者於是而留焉則治法征謀灼有所見乃膺簡拔於
公雖得而於式序之意得無少戾乎余聞斯言嗒然
莫知所對有談者曰君子之用於世也名與位符則
位亦因之而重名與位少乖則位亦因之而輕其輕
重之間每在乎人要非人之所能軒輊者養之有素
守之不渝而履之非一日則人自信之有不可得而
違者矣公自爲令龍陽清而不耀嚴而不苛所以推
重於士大夫久矣繼爲御史爲按察以至晉位御史

中丞貳卿戶部刑部所至赫然其事業雖隨地而有
不同而其操心勵行則猶龍陽也今留都之用於公
固未能無少拂而於位不益重乎蓋留都乃

祖宗肇跡之地自古不輕而於峻秩大任必慎擇其
人故在唐如裴晉公之勲望如李貞公之巨德皆守
東都在宋如趙韓王之勲舊如向文簡之重德如張
文定之氣節皆守西京今之南京猶唐東都宋西京
也其地遠而於法易玩其事簡而於情易縱紀綱之
地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者其任與留守相頡頏故
得其人居之則風望之震懾論議之激揚固有潛孚

默奪出於正法明辟之外者則公之往豈但推擇於上不能他適而於是位不亦益重哉余聞之不覺悚然而悟曰是得之矣遂用復於陸公以序公之別於戲公亦豈能久留於斯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田公致仕還鄉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田公宗儒以年至再疏求致事上以其賢勞素著弗允已而復疏辭益懇至上重違其意乃晉太子太保命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給輿隸四人仍賜璽書馳驛還鄉蓋異數也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世之士得一命

以事上也雖或才力有不同要無弗盡其心者存之則非高官微爵而亦自不能容矣

上之於下也亦何嘗愬然哉名爵以崇之厚祿以給之量功度德以歲而遷及其年至而去不可強也則又有食廩輿隸之給以優養之蓋亦無弗以禮者然是二者若相須焉顧不能完名終吉者多况於

恩與之優渥乎若公者始以進士起家即選授給事中中被勅稽覈宣府軍儲梳剔時弊奸偽悉除遂以名聞已而擢通政叅議復被

勅閱實邊關公不視為故事乃循行周視備築墩臺

之壞建置城堡之缺及邊務事宜不忌觸諱盡言多見於行尋擢太常少卿秩滿以年勞晉通政使未幾復以公明習太常典禮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其事踰二年遂晉尚書不踰旬 賜王帶以寵之又踰二年加太子少保 賜麒麟綵段一時任太常如公者僅有蓋公秉德謹厚臨事敬畏故所至職辦而受知於上有如此今之請老也非其辭情不可強及上眷念則亦有不能以直遂者則公之去固見上所以待之之隆終始不替而公之事列聖也又何有一時一事不盡其心哉惟古之大臣

雖居畎畝不忘於君公之鄉卽順天涿鹿距京師不二百里而遙茲歸其進退之節固足以儀範鄉邦風動天下矣盍益思專精神養天和以躋百年之期願聖天子方眷念耆舊老成如有後車之召其尚朝至夕行毋俯仰山林之下戀戀而不置哉公行公卿祖餞於都門外各賦詩歌致歆豔之意而吾鄉楊君正夫合僚屬屬余序於上方不得而辭乃論其大者如此

送侍御黃君鳴玉按治貴陽序

遂寧黃君鳴玉以聰敏博洽聞自其舉進士爲令於

龍陽也發奸剔蠹布以大和民翕然愛戴之如父母
荆楚之間問令之賢者必曰黃某云余私識之而竊
喜吾鄉之多君子也未幾以憂去逾三年起復銓曹
會兩京臺臣闕執事者遂奏補御史又三年

上命按治貴陽瀕行余薄具速至叙別鳴玉請曰某
不佞猥持憲逃藩子無一言爲我攬轡之勗乎余曰
請設以辭君試聽焉曰人有反裘負芻而莞爾笑者
塞途何如鳴玉曰諾謹飭有司厚民畜衆而無重賦
歛以薄之也曰江出汶山其源如甕口至楚國而廣
十里何如鳴玉曰諾謹博諏下詢廣忠益以惠於民

利於國也曰雞豚謹噉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克陰則
奪日月之明何如鳴玉曰諾謹慎於聽察而無惑讒
以混賢不肖也余曰君其往矣蓋綽乎其有餘裕者
而何假於欵啓寡聞之言惟近年都勻之征軍旅糧
饑之騷擾蔓延於楚蜀二方壯者役老者齎少者送
無少寧息旣班師而以功得爵賞者無數然有謂其
釁端甚微積久乃至於此耳而亦可撫而定者而往
事固非所咎也獨惜當時未事之時使得如鳴玉者
以緩輯於前有事之時又得如鳴玉者以撫定於後
則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而何至於勞民動衆如

此哉鳴玉以剛斷博達之才存心忠厚不務爲矯激刻薄之政以烜赫於人其於此行蓋不獨貴陽之人當被激揚之澤而已蜀地密邇河潤之惠宜預爲鄉人慶之而徃事之告則姑以嘆當時遭遇之幸不幸也鳴玉曰唯盍爲我書之而同寅諸公屬春以言遂不敢辭時弘治丙辰秋七月之吉也

高戶侯家譜序

古者小史奠系世卞昭穆所以敬宗收族也而教化之行自上及下而不親九族者有葛藟頰弁角弓之刺當時豪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家而好尚足以率其

俗有由然哉後世雖宗法不立此意寔微而士大夫家猶知以譜牒爲事固無有不知其祖之所自出者知其祖之所自出則視其族人雖有遠近親疎由其祖視之則爲一人而愛敬之意自生於其間猶爲近古也其後有賜姓冒氏分門割戶者出則併與其譜牒亦忘之矣遂致高者涉遙遙華胄之機陋者其拜他人之墓而不恤則其心一切趨於勢利紛華之中其視族人若塗人然尚何愛敬之有哉文縣守禦千戶高君 丐學諭吾友黃君 請於余曰節之先始家秦州爲府城千戶所千戶自高祖諱文進者於

東川集卷之七
洪武初歸附改百戶尋改秦州衛左所百戶至曾祖
以功世襲千戶延及節爲按治者所推調文縣視軍
政兼理屯田世有祿蔭是皆我祖宗積善累行所致
也顧上世以及今凡同高曾祖禰者若干人大懼名
行散渙不聚猶恐後世子孫不知所自出無以致其
敦睦之情爰自可知者譜爲一帙而述其名行之槩
於下敢求執事者卞諸首余得而觀之慨嘆不置
曰今之武弁者承先世之業享厚祿握勢權肯以安
民靖寇圖報國家者寡矣况務於敬宗收族之事
以化民厚俗者哉君之此舉不棄其宗仁也不忘其

祖義也不亂其族禮也推其仁則於人無不敬其所
以報於國家者庶幾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天下
無事用之於禮義者矣而可以不書乎余又聞節之
母趙方踰笄十年而稱未亡人厲志清苦誓在鞠育
以成立有司以其事

聞爲表厥宅里則君之賢蓋亦有所本云

送郟城尹席君文同考績還任序

成化丁未余與遂寧余侍御誠之僑寓一館每燕閒
論及鄉士之秀必曰有席君文同者性敏而篤學勤
而博其將來造詣未可涯也余謹識之越巳酉果襄

然首舉明年登進士第於是信誠之知人之鑒有足稱者蓋遂寧之賢有王郎中克勤黃侍御鳴玉及誠之而文同皆得執經以遊於三君子之間故其學之有本行之能成如此丹之所歲者赤漆之所歲者黑况出於其性者乎已而選補郟城令至則剔蠹剗弊布以大和不激不隨亦不務爲赫赫之聲以釣取名譽所期士安於學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行者安於途故民翕然愛戴之如父母觀風者庶其賢上其治狀乞勅旌異三年考績銓曹書上上將還任鄉士大夫屬余以言贈之夫負跣弛之才者少鎮靜之治

而勵敦朴之行者少變通之誼其勢固有然者而世類以聲名爲高故士之仕者求獲乎上官則恒飾館舍事逢迎務悅於上而不恤乎下務辦於外而不究其內蓋古所謂巧宦者近世士風之不厚民俗之不阜有由然哉文同之治可謂華而實簡而理有諸內而形諸外者矣昔人論人才必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如文同者可多得耶今天下民困於吏治之紛擾其弊已極求其存古人之心著循良之績者僅什一二聖天子方宵旰軫念張弛激勸之機固思欲得若人以布於天下也則文同之登華陟要由近而遠

東川集卷之七
十九
可期矣余不佞謹書而俟之且以著誠之之知文同不但成於身而已也

送太守屈公道伸之任序

重慶古巴子國也枕江負山南連邛笮夔道東通荆楚吳會蓋要衝之區漢嚴顏之不屈李嚴之作鎮皆其地迨今爲縣者十有七爲州者三而爲里者不啻什百故其征賦之繁獄訟之殷簿書文檄之雜恒甲於他所其負難治之形久矣雖然其士風崇節義耻偷薄其民俗儉朴務本業故征賦之繁有以處之無逋負矣獄訟之殷有以決之無險健矣簿書文檄之

雜有以視之無停積矣殊非掣肘矛盾威不能制德不能化者也則亦無難治之實者以其形之難治也故銓曹當缺補授務擇其人而受任往蒞者亦皆惕然自處不敢以忽易視之以其無難治之實也故自數十年來凡爲郡者有幾而其誦德仰惠於父老之口垂聲邁烈於譜牒之間者枚舉指數可覆視焉試就其傑然者論之有剛方廉介孜孜愛民者有奉法循理兢業自持者有敏斷明察恢洪勤厲者有沉靜端恪慈祥不苛者有英爽博大績效烜赫者有清約周慎嚴明惠愛者是其性行不同治狀亦異而皆始

以爲難終無不易也惟其間剛或失於刻削簡或失於闊畧持寬厚者乏英明之聲稱博達者少豈第之化其勢則有然者要之以子惠爲念則常貽去後之思而以趨時爲急則每來責備之議亦豈但今日爲然哉比者太守闕負宰臣舉刑部郎中華陰屈公道伸以往道伸清諒威明聳然玉立其平恕循良之治望而可知故命下爲道伸者曰非是郡無以展公之才爲重慶者曰非斯人無以爲郡之福而一時縉紳先生所以慰籍吾人者不釋口於乎公之賢其知於上獲於友信於人固如是哉公行有日郡之大

夫士寓京師者咸屬余贈之夫明者不假於輿薪之視而聰者不假於雷霆之聞况余郡人也何容喙顧平陽之代鄴侯守其畫一而武侯之治蜀反寬以嚴則君子之爲政其操縱取舍未嘗不本諸已因諸人而以時消息之也余不佞謹以前賢往哲之得於官評物論者告之用附於舊令尹告新令尹之義抑豈敢以是欲有所裨益哉聊以復於吾鄉之士且預以慶鄉人之蒙休澤焉耳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七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八

序

送明府彭侯考績還任序

吾邑彭侯泰和視篆於今四年矣其始發軔而去也
余辱從邑中縉紳後既相屬以言叙行李今年奏績
銓曹將復任而邑之人又曰吾邑幸得吾侯復去子
得嘿嘿不思所以慰於鄉之父老乎蓋侯清慎不苛
察勇於爲義而篤於愛民自蒞邑凡承上接下裕民
厚俗之事一行其所當行者不矯激以駭俗不朘削
以虐人不務爲赫赫之威聲以沽名釣譽而其聽政

東川集卷之八
之勤則終日坐堂上不告劬甚則寢食皆就堂後別
齋惟恐一事未理一訟淹決或至招尤歛怨其於世
利紛華淡然無所好故戶外絕無客履而人亦無所
伺其間隙以悅之者然則侯之往其所以慰於人人
如此於乎令親民者也凡政之美惡朝發夕至而福
與殃隨之故古者守令之賢恒增秩賜金久任而責
成焉豈非賢者之難得思欲民久被其福乎以侯之
廉慎勤敏邑人蒙其休澤惟恐不一日留固也然今
之典則令之賢者類晉補兩京臺憲不能滿兩考如
侯之賢固在司人物者藥籠中矣侯之不能久留在

侯亦難自必而况吾人乎則侯之去盖又將缺望於
人而又任之議安得復行於今也或者曰令一邑之
任也臺憲天下之任也一邑而得賢蒙其福者小臺
憲而得賢蒙其福者博然則與其使吾人之專惠曷
若使天下之咸惠哉且古之君子其愛之乎於民也
真如子而民之愛之也亦真如父母在則仰之去則
留之留之而不得則思之今侯之愛吾民者至矣而
吾人之所以愛之者顧欲其專於一邑以小其惠耶
余聞而躡之遂爲之書旣以慰吾邑之父老又以望
吾侯於將來云

送太守張君之任序

建寧太守張君初以進士令崇邑慈祥豈弟約已裕民有古循吏之風人懷之如慈母父之擢貳守南康至則以其施於崇邑者推而廣之故南康之懷公者視崇邑有加焉秩滿用薦進守建寧建寧之大夫士相與言曰吾郡居閩上游近稍凋敝如公在南康之愛民奉法民其息肩乎乃私相慶幸而請於其鄉人考功楊君晉叔而諉余以言爲賀往歲余在鄉校見郡大夫之至者恒以平易近民爲心故其政之施也不炫能不示恩不逞威事至而爲之患生而防之民

之相安於田里也若不知有官長然旣濫入仕途不歸者十年比得援例省覲於家則鄉閭井巷所在蕭索入其室機杼茶竈之外無長物問其故或曰旱魃之虐也或曰征役之苦也或曰供億之煩也故民之懷思前之長者真如父母矣推其情使可復有不如潁川之欲借寇恂西河之喜迎細侯者乎故余於建寧之喜得張公誠信而思欲爲之助其喜抑以見天下之情其好惡無不然也世嘗稱循吏必曰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曰龔黃卓魯若以爲古今人不相及者今其跡故在也夷考之則皆謹身廉平不嚴而化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今之取人者類以集事爲能而不恤其苛以立名爲賢而不究其虐有循循德讓惠愛及民者則緩懦無爲之名必歸之矣於乎論人則由古之道取人則由今之俗其欲民被循良之福豈異操瑟立齊門者耶而所謂古今人不相及者信乎否也今 聖明在上軫念元元二三大臣奉宣德意惟謹故所以風厲之機端有可識然則君南康之政益可以自信而不疑矣士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君之前去南康若未足爲深知也今之建寧其尚爲弗知乎則君之名位將來當追逐而不舍者故

余於君之行旣先致慶於建寧之人而又以爲君賀且以告於晉叔晉叔今之論人者也

望雲祝壽詩序

望雲祝壽禮乎古之人有狄文惠公者親在河陽去爲并州法曹叅軍登太行山顧白雲孤飛語侍者曰吾親舍其下因悵望移時世之誦岷岵之詩者遂襲其跡而祝壽於親蓋以義而起者也夫不仕無義違親非孝若相悖者然移孝以爲忠因祿以爲養則有相須之義焉故乘險之嘆君子所不取而榮宦之議亦不免於衆說之紛紛也則慕文惠以壽其親者其

亦有不容已於其間者乎吾友蔡君從善世家浙之黃巖尊甫翁迂齋先生初受春秋業於同邑學錄張公擅譽文場成化戊戌始用薦訓導崇仁滿考以能舉職晉教諭丹陽弘治庚戌冬屈指甲子蓋六十矣越明年冬母夫人李壽亦如先生子四人皆克紹業箕裘侍養丹陽而從善則舉進士官侍從於京師顧文惠之懷晨夕弗置乃跡其事繪圖以祝壽於其親題曰望雲祝壽縉紳士夫聞而歌詠者若干人得詩若干首從善集而帙之屬余曰吾將寓歸畀吾兄及弟歌於壽筵以侑觴敢託以序諸作者之意夫子於

父母其情之思慕祝願自有彝倫以來無不然者至望雲之念昉於文惠而後之仕而違其親者舉跡以寄其思慕祝願之意則以出於人心之同固也而後之人又有播諸歌詠如此帙者不知文惠在當時亦有是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嘗讀既醉之詩有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閔宮之詩亦曰俾爾耆而艾歷萬有千年眉壽無有害則古之人愛其人者必頌而祝之而所以祝之必先以壽考蓋壽者五福所先也然則諸公之詩其既醉閔宮之遺意乎蓋亦以義而起者也若夫違其親者致遠慕之私侍其親者盡

色養之權則當得於是集之間而迂齋之所以有子
以及其所以壽考以享諸福則亦可以意而得之矣
遂書之爲望雲祝壽詩序

送楊君天民司訓富陽序

國朝宣德正統間以相業名者莫盛於三楊而建安
文敏公其一也文敏勲德被天下故其後多賢人余
所荆識者鄉進士恒叔恒叔博洽穎異器識不凡嘗
爲余道其友楊君天民之賢其言曰天民建安右族
其父文榮定海學諭其祖壽夫司訓建安官至翰林
脩撰其弟麟今舉鄉進士而天民蚤受庭訓蜚聲藝

苑乃屢弗偶於有司今貢禮部試於

內廷得司訓富陽而友人丘輦故相率贈之乃屬於
余余非能言者即言之亦何以加於恒叔哉且天民
之父余雖不及面然可得於其子而其祖之教於建
安也則文敏嘗有言以叙之矣讀其文其模範訓迪
盖有古者蘇湖泰山之遺風焉然則天民於富陽也
歸而求諸鄉評政譜之間固綽乎有餘者而何假於
游言惟恒叔之意不可虛辱也則襲文敏之意而申
之曰師道立善人多師儒之任盖甚重矣以其重也
而所以任之者獨專無刑名案牘之煩無奔走迎送

東川集卷之八
之苦無錢穀賦歛之擾其所事者惟率以德行課以
文藝焉耳顧世之好名厭靜者多不知其重而反有
慕乎他此晦庵所謂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蓋不
獨於今爲然也天民承累世鉛槧之業而加以師友
淵源之學其所以自任者必克繩祖武而不輕矣富
陽安定過化之地而其餘韻尚有存者天民持是而
往而又思尚友乎古則士之從化也有不易於昔之
從安定者乎而其名位之來亦當有以上軋其先烈
者矣余所告止此恒叔其爲我語之

賀御史劉君大用榮滿 勅贈父母序

古之立教者論人子之行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下能養也而孟子稱孝子之至亦不外於尊養二者
尊以爵言養以事言然爵出於人不可必得而事在
於我乃所自盡故古之人雖戲綵奉檄之微泣杖遺
羹之細無不取至於崇封顯號高官徹爵之加贈則
未嘗輕以爲例豈爲是而不貴哉不可必得而不欲
使人馳騫於外以忽其所可自盡者耳不可必得矣
而得焉則又豈非人子之至願哉汝陽劉君大用爲
廣西道監察御史三年以風裁著聞

上特賜勅命贈其父雲南布政司照磨公爲文林郎

如其官母翟爲孺人夫藩幕之秩僅九品耳而一日
加以風憲之名銜

天章龍文光綵絢爛其固榮哉於是同寅諸公皆爲
君賀蓋雖其親不逮然幽明之間一氣之感通要不
異者而人子尊養之心亦少盡矣同年黃君時濟乃
屬余序之以知大用非但今日也蓋春自少受業浮
光大用方以禮經發解中州惇厚勤恪用心於內色
養之暇惟窮經考史不知其他故汝南論士之賢者
必曰大用且以爲器局非小受者余竊景慕焉而乃
累弗售于有司至庚戌方舉進士蓋其懷鉛提槧餘

二十年始得一信其志遂擢爲御史豈世之登華陟
要者天固大爲之屈抑而將大其所養邪旣爲御史
則不激不隨務行其志比按治鹽法於兩浙威惠並
施而豪右者自奪其勢不敢恃上下翕然頌之則今
日之所以贈及於二親者人固已占於先矣惟世之
樹名策勲者其養之恒深其積之恒厚故其食報於
人也非但及於身而已然則觀大用之所養而究其
所積以占其所至則豈獨今日之贈而已哉春不佞
尚當執筆爲大用嗣書之

送按察僉事李君希賢提學浙江序

東川集卷之八
弘治丙辰夏五月浙江提學憲臣闕

上命翰林檢討李君希賢爲僉事往莅其任先是
憲宗皇帝命簡進士之聰敏博大多者三十人入翰林
改庶吉士盡出中秘書使讀之用擴充其才識涵養
其德器而希賢以中州之望與焉待之隆養之厚期
之至既三年選爲檢討又六年而有是

命蓋距其初釋褐未浹十年而遂陟方面之位亦榮
矣哉古之君子其仕也苟可推其所得以及於人皆
所優爲而不靳者而士之未遇也使遭值賢大夫事
之則其磨礪砥礪得於觀法蓋將有勃然而興者矣

以其下之學育於上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於
邁以其上之樂育於下也故其詩曰鶴鶴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於乎此其相頌之殷有如是哉
浙江古揚州域在昔以文獻稱至於今益盛而其士
之育德庠序者鱗次櫛比蔚然有章今希賢恭被
天子之命總一省之教則旣得士以樂育之矣而又
以脩潔之行根本之學通敏之才模範於上則士又
得樂育於賢大夫也然則其爲喜且賀豈徒足以慰
於人耶惟希賢之在翰林侍從
經履其儀度峻整其容色粹和蓋

天子所常改容而禮者今日雖以舉於衆而去而前
席之召登仙之行疑又有日則希賢於士其交相樂
育之誠又不可得而久也於是館閣諸老先生而下
皆贈詩以寵榮之而命春序之蓋春於希賢同年復
同春云

送伍君孟倫之黃州序

古者刑以弼教故刑之用在於不得已後世恃刑以
立威也則刑之用有得已而不已者矣蓋人情有欲
則爭爭則刑是豈聖人樂爲此割斷審擊之具以虐
斯民哉古之人惟恐其或罹乎此也而所以教之者

甚至教之不從而後刑之而其刑之用也聽之必審
察之必明不敢於折獄而亦不緩以留獄是故足以
小懲大誡而期於無刑也後世禁罔寢密其待人也
無復古人忠厚惻怛之意而其用刑也又無哀矜明
慎之心深刻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有流毒無窮
者於乎盡法無民九峯論康誥不孝不友者可寘之
大法蘇長公則以治之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宜誘
而誨之啓其良心稍假以日月俟其悔悟君子以爲
有補於世教也安成伍君孟倫舉進士爲齊安郡推
官齊安在楚號健訟孟倫明信忠厚有息訟之道故

郡之士喜而屬余以言送之余初未知孟倫其從子朝信與余丁未同舉進士讀書翰林因悉其家世之盛得定交蓋朝信尊甫舉進士先爲刑部尚書郎今參政廣藩叔父仲孝舉進士先刺史隨州今貳憲閩臬而孟倫則參政僉憲之弟朝信季父也然則孟倫蓋出法家者於 國家律令之用意忠厚宜體悉有素而於訊鞠參錯之際必惟明惟慎如古人之敬獄者獨長公之意不能無望焉蓋

國家置法司以總理天下之獄監司以總理一省之獄而推官則總理一郡之獄也幽遠小民能自直於郡鮮矣况監司乎而况於

天子之法司乎其有至者必真有所負而不得已者也則刑之固宜若夫郡則近不出於戶庭而遠不越五六百里其有所訟者固非盡不得已者而爲之長者一以法加之於法則盡而所以啓其悔悟者容有未至乎郡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父母於子一以威加之而不教焉不可也孟倫行請以是語之

椿萱榮壽圖詩序

任丘朴齋鄭公以子宗仁貴

封戶科給事中配宋氏爲孺人今年春秋俱七十矣

八月二十有三日適公縣弧之辰而孺人友楊之日亦在是月先公十有一日給事君縻官守弗獲稱觴膝下乃迎就官所舉壽禮凡同官同年者皆趨賀嘖嘖歎豔謂其樂有父母以竭其色養也遂各賦詩歌致祝頌而給事君乃命工繪圖於上題曰椿萱榮壽諉春序之夫世之富壽康寧者多矣要其志必有賢子孫以嗣其後而後能享有之也顧理有分定數有適然而不能不相違者以楚相之盡忠爲庶其子至於負薪而酷烈舞智者乃獨簪纓累世天之於人果安所測哉昔蘇長公銘三槐堂有取於申包胥天人

之說余亦於公乎徵之公仁孝天賦少讀書明大義繼親老無昆弟爲養即隱居不仕在鄉里乘方履義人無賢不肖皆知敬而慕之成化戊戌歲大侵饑殍載路公曰吾不忍厚蓄以坐視民之轉徙溝壑也出白金百兩易粟散之焚毀積券計所稱貸者千兩有奇示無求償意事聞

朝廷嘉其意賜以章服邑城之東郭數里穴濕每雨水浸漫車徒病涉公以義倡于衆畚土築高阜人皆利之其費不貲里人有所負者得公片言甚訴於官故公雖布衣無爵位之寄而獨以行誼感人聲施于

都邑然則公固宜有子如給事也其借孺人身膺命服以享富壽康寧之福者豈適然哉而天人之際果不能以相勝哉給事君方以清才雅望日侍天子左右以拾遺補過行將大被

簡任則公之享有其福者當不但如今日圖之名蓋所以紀其實也詩凡若干首

送鳳翔教授李君元之之任序

吾友李君元之初授學正於滇南之北勝州歷九年績最晉教授鳳翔瀕行與之遊者託贈於春且曰北勝在滇南雜居瀾河白蠻羅落麼麼冬門尋丁俄昌

諸蠻史稱氣習朴野人物勇厲元之至則以所得於已者循循善誘不急急迫其面從一時羣於學者皆克然有得僉曰非先生孰為我發矇也里巷之士則執經趨赴以不及其門為耻故北勝先之科第之士元之甫三年遂有魁省試者今遷鳳翔鳳翔自古厚重質直士習儒雅則以元之之才之行其教於朴野之地尚能興起其素習况非朴野者乎是可豫為鳳翔之士慶也始余甫成童與元之同受業於良佐王先生時元之方逾弱冠即蜚聲藝苑按部泊諸先達咸器重之同遊之士則有望而不可及者而元之方

循循雅飭坐一室左經右史日求其所亡未嘗負
所得驕於儕輩余竊景慕焉繼丁酉論秀鄉闈幸丑
登乙榜有北勝之命矣余趨賀則元之惕然懼不
勝責任非世之士甫得一第即矐目直視羞卑儒官
而不屑爲者余竊嘆元之所養非入耳出口者蓋已
豫爲北勝之士慶也則今之往以北勝之慶慶鳳翔
固宜雖然古之學者從事於詩書禮義之教也非徒
潤身而已蓋藉以明道德性命之懿脩齊治平之事
大用之則皐夔稷契小用之則如乘田委吏其輕重
緩急固有所在也今之教與學所急而重者則藝焉
耳故其出入經史鉅旨爲文非不工也而究其施乃
大相違者雖豪傑之士自不受變於俗然利祿之移
人勢莫能禁則其所以率厲而誘掖之以復於習者
將安諉乎是余於元之不能無望焉而不敢徒慶而
已也

留還歸蜀詩序

留還歸蜀詩者曲靖貳守胡文光送其同寅鄧陵陳
君以道致事而作也其謂之留還者以道嘗嘉古人
留還之格言而嚮慕之因以爲別號故文光於君之
歸即分留不盡之祿還朝廷之言爲八韻屬能詩者

賦之而復自賦長篇於首以歆艷其行也蓋君慷慨
沉毅夙負大志繼謁選銓曹得曲靖別駕履任凡四
閱寒暑惠民之政已畧見於施行而上下信之矣遂
浩然請謝事歸按治者重違其志許之故文光重其
去而發諸歌咏非徒爲驪駒之談也君歸越一年余
以蒙 恩予告省覲於鄉適趨 闕道出鄧陵乃示
屬序作者之意夫古之士志有定向少而學壯而仕
老而休蓋律令也鮮有踰之者中世乃有以官爲家
至鍾鳴漏盡不休故老鳳饑鳥之誚雖名賢不免况
其他乎無惑乎林下一人之嘲卒未能有以解於靈

徹也若君者進退以時無少繫繫不亦可嘉尚矣乎
世有論錢若水者謂其急流勇退爲有所激而然求
稱其情必若孔子所謂戒之在得之時而能退斯可
矣蓋人之恒情年至歲迫則志衰氣耗多顧戀其情
之所在而不暇制以義乃有貪冒而不知止者於是
而能制其情不爲所役非的有所見而勇於決擇者
惡乎能是或一道也則君之退其固出於尋常流輩
者乎余與君偕領成化癸卯鄉薦今入仕途幾二十
年尚未能退宜爲君所捧腹安敢執筆叙君之詩然
其志固有在且幸獲與君接壤異日得謝而歸訪君

於山巔水涯之間尚母以俗士爲辭姑書此訂約且用序留還歸蜀之詩云

送編脩魯君振之奉使安南序

景陵魯君振之會試禮闈第一入翰林爲編脩越明年今上皇帝嗣位誕告多方而振之實爲安南正使載命以行故事凡使外國者止給諫部署臣僚未有以翰林者即朝鮮安南有之非負年資宿望不與而君自入官不二年遂膺簡命且瀕行

上復賜一品章服以昭寵異得乘傳取道過家壽其二親尤不易得者於戲其榮矣於是館閣元老先生

而下咸賦詩贈而退予以卜氏之任世以升禁從踐省闈爲登瀛洲而不計官之遲速爲榮滯豈非以其無督責奔走之勞而有親待優異之寵無刑名錢穀之煩而有著述讐校之逸耶然固有謂爲育材之地者從官於此次補執政於此迺升而禁中頗牧之論非無所見是寵之不將有所授而逸之不將有所勞乎則君茲往沿九江泝湖口以越五嶺之南而涉其地雖下潦上霧身歷驚跼而不暇恤凡江山之勝槩風俗之殊異賢哲之事功與夫閭閻愁苦之狀官司臧否之態蓋有恠駭於佔畢論議之間而一旦豁然

於眉睫之下者其所以為子長之助非但有奇氣而已也抑安南古交趾地漢唐等編戶齊民自宋始竊據畧羈縻之至我 國朝益比迹於禹之暨聲教不勞中國以事外故正朔之頒文告之布但嘉其慕義嚮化之誠耳蓋 國體然也則君之使所以宣威懷德之機攸繫豈無所繫於其間乎古之遣使將恃以睦隣恤好安民和衆而不敢輕故孔子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為士夫士所當事者夥矣而使不辱命為大則使事要非輕而為 天子之使者又可知矣然則如振之者所謂寵之而將有所授逸之而將有

所勞不於是基乎予於是庸厚望焉而非徒歆艷其榮也

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澄江先生尹公之生尹公詩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澄江先生尹公之謝事而歸也于今蓋二十年矣春秋方八十歲之陽月望日為初度之辰公在位時主考成化丁未會試故出門下而仕於 朝者凡若干人仰公之厚德盛福欲親炙而不可得乃因誕期在即各賦詩歌畀其子監簿達奉歸為壽詩有序退春為之竊觀造物者

之於人功名富貴非所甚靳而於閒曠優逸若甚愛惜而不輕畀者故高爵厚祿清資顯轍凡有才而遇其時者皆能致之矣然顛冥於形勢聲名之窟視其心若未嘗少有一日之暇者或有知返而急欲求之則又如倦鳥投林跬步莫移觀文忠之思穎東坡之欲居陽羨其跂慕雖切而亦竟何嘗滿所願哉如公自入詞林爲學士侍郎佐典邦禮銓曹以致晉位宮保居天子之左右其文章足以華國其政事足以及物其謀猷足以濟時則功名富貴蓋不啻厭飫於中者以公之弘名重望疑於所謂閒曠優逸未有可

得之期而乃戒於盛滿抗疏堅辭以去時年始及耆聳然玉立醜顏艾髮不異少壯而其名位震耀海內之人雅欲登其門而不可得而公居澄江之濱縉紳之仕於其鄉者過必禮於廬後進之士執經問難者往往屢常盈戶外而又以其勝日佳節爲名輩所屈以遨遊於山巔水涯者無時無之其遊也必有長篇短章以寫景舒懷故一時山川賁飾爲之增重則公之所得於造物者何如哉宜公之壽未有涯宜門下之士所以咏歌祝頌者有不能已也春又聞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比當

東川集卷之六
世如富鄭公文潞公之居洛其風采足以威遠人其德望足以激流俗故再登柄用以康濟斯民非偶然也公雖退其風采德望不異二公 當宁求賢如渴邇者遺逸之老相繼起林下則公又安能久遂其閒曠優逸之私乎此又天下之所以壽於公者公其益自保嗇以慰天下之心哉

送徐推府政致還鄉序

世之士有不難於進者矣未有不難於退者也蓋士未遇富貴利達足以動其心而貧賤憂戚復困抑其志則蚤夜以勵其業是故其進無難者及既進居與

養移庸違於靜而富貴利達之情益熾少有能退者如韋丹之賢猶不免於林下之諷是不亦退之難乎然則進非易志在於進而不難也退非難志溺於進而不易也吾友宥渠徐君正已以太學生拜淮安節推節推職讞獄君明以察其情恕以斷其訟郡人德之無敢欺者長吏庶其能檄聽他所不能決之獄甫二年聲稱籍籍淮人常恐其登進不能久留也未幾尊翁年逾八袞康強無恙乃自念曰某幸有親壽考顧不能色養於喜懼之時而僕僕守官不知三公之貴果可易乎一日之養否也遂請於當道不許計非

東川集卷之八
陳情 闕廷不可得爰求進賀

表于京以圖所欲爲竟如其志同鄉士大夫榮而餞之屬余以言贈於乎吾嘗見求進者之勇矣未嘗見求退者之勇如此也是果人情乎哉雖然世之士易進難退視去其鄉如傳舍然宜風俗人材不古若正已可進則進不以隱爲高欲退則退不以仕爲通從容於禮義之中視軒冕真若儻來者非不受變於俗其能然乎抑吾聞之君子於世非必有名位官守然後可以建立事業隨其所至皆可也正已官淮陽既垂休聲矣今之退於定省承顏之餘偕一二同志倘

徉容與於山巔水涯之間考論古今人之得失成敗而一不逐流俗以馳驚於紛華勢利之間使鄉之後進皆有所矜式則於名教不爲無裨而退亦進矣否則非春等所望也正已行矣庸以是贈之

送王君

任瀘州序

辰沅王君

懷負才美先領鄉薦注選銓曹當道

者器之擢通判江西之廣信三考績最今擢知瀘州將之任地官鄧君志夔黃門張君惟賢喜得賢守也屬余以言鳴乎今之知州即古之郡守刺史嘗觀漢宣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則所以經理天下要必有道

而其言庶民安於田里乃獨歸於良二千石則古之
刺史何其重乎天下也豈民者國之元氣而刺史所
以調養元氣所謂元元之性命者乎肆我
國家用人之途雖博然郡邑守令非出自科目不用
蓋科目乃豪傑所由以出也瀘在吾蜀爲鉅州襟江
負山民物商賈之繁華視他州倍什百無濱戎夷兵
衛之士環戍故吏於土者恒難其人王君倅廣信如
此其久政績如此其著則所以調養元氣之道皆已
試而效者今之刺史於是也特舉而措之耳雖然古
之論維民者以政苛刑酷賦歛重徭役數爲民不樂

其生今 聖天子嗣位銳精化理期於遐陬僻壤皆
休養生息如輦轂之下故於守令甚敦勸懲之典則
古之論固未聞作於其間矣若賦歛徭役則有所制
而不能已焉勤於是未嘗不以爲能而拙於此者乃
世之所訾也豈今承平之世理勢所當然耶抑所以
爲民者或異乎古也刺史於民最親而維民之道必
自刺史始故於某之行申而問之

王母孺人輓詩序

弘治己酉夏王母孺人祝氏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二
時其子戶科給事中璽被

命稽覈邊儲於甘肅越明年春竣事還

朝始得

請守制同鄉之仕于

朝及士夫之知給事君者既

莫不傷吊又發于詩歌以哀挽之給事君乃集成帙屬予序諸首嗚乎人物之得於造化凡富貴貧賤壽夭雖紛綸不齊其所值然也故值而得其常是故無復遺恨而哀之者則多出於不得其所值之常常矣而又哀於人豈其懿德淑行足以感當時而發於人情所不容已者乎孺人合州定遠世家性幽閑貞靜甫及笄適給事尊翁理家政秩秩有序同爨者幾千指皆處得其宜及諸從子求析居凡田宅貨貨聽取

其善者由是浹郡義聲騰播於翁而孺人克相之力寔多也尤好施予成化丁亥州內艱食給事君方廩餼學宮率以其餘給親族及貧不能自存者語之曰吾以是庇汝比給事君仕諫垣則又遺書戒以盡心所事無恤而家嗚乎如孺人之獲于天蓋得其常者而哀挽之什其出於人情所不容已者乎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德在柔順然明識遠圖有男子義士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其淑行足以敦薄厲頑於當時非常偶者不幸而沒固不能不哀悼於人矣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焉者又不有在於詩之哀與否乎此孺

東川集卷之八
五
人之所以見哀於諸縉紳也嗚乎可傳而不傳非仁
也不可傳而傳之非孝也給事君可以免乎是矣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八終